





北史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梁士彥

元諧

虞慶則

元胄

達奚長儒

賀婁子幹

兄諱

史萬歲

劉方

馮昱 王樹 陳永貴

楊武通 房苑兆

程彥

周搖

皇朝

正統

氏書

及古閣

獨孤楷 弟盛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陰壽 子世師
骨儀

楊義臣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爲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後以熊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進位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及軍人子女晝夜修

城三日而就武帝六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持帝鬚泣帝亦爲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爲平齊之基宜善守之及齊平封郕國公位上柱國雍州主簿宣帝卽位除徐州總管與烏丸軌禽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略定淮南地隋文帝作相轉亳州總管尉遲迥反爲行軍總管及韋孝寬擊之令家僮梁默等爲前鋒士彥繼之所當皆破及迥平除湘州刺史深見忌徵還京師閒居無事恃功懷怨與宇文忻劉昉等謀反將率僮僕候上享廟之際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爲牟甲募盜賊爲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志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帝從之後與公卿朝謁帝令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狀猶不伏捕薛摩兒至對之摩兒具論

此語下當有志遠務
晉四字志遠第四子務
第五子則云子五人則
後不可略宜公隋書補

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須成班士彥
失色顧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位
上開府義鄉縣公早卒剛字永固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
以諫父獲免徙瓜州叔諧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也驍武
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
管從楊素征突厥進位大將軍又從平楊諒授柱國大業五年從
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之贈光祿大夫

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世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隋文帝同
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帝爲相引致左
右諧謂帝曰公無黨譬如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及帝受
禪顧諧笑曰水間牆竟何如也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奉詔
參修律令時吐谷渾將定城王使使與河連結党項率兵

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相遇於豐利山諧擊走之又破其太子
可博汗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詔授上柱
國別封一子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性剛愎好排詆不
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
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位任每相
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帝按其事無狀慰諭釋之未幾誼誅諧漸
被疎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平陳百寮大宴諧
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今
可用臣言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
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嘿然而退後
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
謀反帝令按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卽斷巴蜀時廣

平王雄左僕射高頴二人用事諸欲譖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頴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雄必當之諧與滂嘗同謁帝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怒我輩有福德雲帝大怒諧滂鸞緒並伏誅籍沒其家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赫連氏遂家靈武世爲北邊豪傑父詳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倣儻身長八尺有膽智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射獵爲事中更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之爲人仕周爲中外府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越王盛討平稽胡將班師內史下大夫高頴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稽胡慕義歸者八千餘戶開皇元年歷位內史

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二年突厥入寇慶則爲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道邀賊爲虜所圍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弗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克使詔慶則往攝圖恃疆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稱臣朝貢請永爲藩附初慶則出使帝敕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疋攝圖見慶則贈馬千疋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功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以彭城公廻授第二子義平陳後帝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高頴等奉觴上壽帝曰高頴平江南虞慶則平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硤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尅

還歸桂鎮於隋書
當作至潭州臨桂

理遂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帝曰今日計功爲樂竝不須劾帝觀
羣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被彈帝賜
御史酒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帝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
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爲右衛大將軍尋改爲右
武侯大將軍十七年嶺南人李世賢據州反議欲討之諸將二三
請行皆不許帝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爲上公國家有賊遂無
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帝乃遣焉爲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
趙什柱爲隨府長史什柱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慶則不
欲此行帝聞之先是朝臣出征帝皆宴別禮賜遣之慶則南討辭
帝帝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世賢還歸桂鎮觀眺山
川形勢曰此誠嶮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
馳詣京奏事觀帝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帝按驗之於是
伏誅拜什柱爲大將軍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拜儀同領晉王
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
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大業九年伐遼遷都水丞克使監運頗
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後或告其爲不軌
遂見誅

元胄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之六代孫也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
陵玉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
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隋文帝初被召入將受顧託
先呼胄次命陶澄竝委以心腹恒宿臥內及爲丞相每典軍在禁
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謀害帝帝不之知乃將酒殺詣
其宅趙王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戶側
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帝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

瓜連啗帝將爲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僞吐將入後閣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迨後至帝降階迎之胄耳語勸帝速去帝猶不悟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何益邪復入坐胄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殿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帝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帝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帝受禪封武陵郡公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帝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歷豫亳浙三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徵爲右衛大將軍親顧益隆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馳詔召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胄預其謀帝正寤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帝大怒執旻於仗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帝帝遂誅旻蜀王秀之得罪胄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卽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胄與和有舊因數從之游酒酣謂和曰上官政誠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胄竟坐死於是徵政爲驍騎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俟魏定州刺史父慶驃騎大將軍儀

子在大非子都督
帥都督所統也

烏丸即王軌梁士
產傳與此傳作烏丸
軌本姓烏丸氏

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襲爵樂安公爲周文帝引
爲親信以質直恭朴授子都督數有戰功天和中除渭南郡守位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
公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將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
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援軍至軌令長儒拒之長儒取車輪數
百繫以大石沈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之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
縱奇兵大破之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
沙塞卒與虜遇大破之文帝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氏楊永安扇
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
逃歸其父長儒並捕斬之文帝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蘄郡公開
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落那可汗寇掠西南詔以
長儒爲行軍總管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

藩隋作潘

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
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
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旣逢
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文帝下詔
褒美授上柱國餘勲廻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
之歷寧鄯二州刺史母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
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爲夏州總管匈奴憚之不敢窺塞
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轉蘭州文帝遣涼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
管元褒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儒節度長儒率衆
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轉荊州總管帝謂曰江陵國
之南門今以委卿朕無慮也卒官謚曰威子暠大業中位太僕少
卿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知名仕周累遷少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子大象中除秦州刺史進爵爲伯及尉遲迥爲亂子幹從韋孝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文帝大悅手書慰勉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迥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以思安縣伯別封子皎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卽令子幹鎮涼州其年突厥寇蘭州子幹拒之至可洛峽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疲縱擊大破之於是冊授上大將軍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文帝嘉之遣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

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命子幹討之入掠其國二旬而還文帝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又彼俗不設村塢敕子幹勸人爲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但隴右之人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人雖散居必無所慮帝從之帝以子幹習邊事授榆關總管遷雲州刺史甚爲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爲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疋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尋起視事卒官文帝傷惜久之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善柱嗣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銀青光祿大夫鄭純深等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驍健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逢周齊戰於芒山萬歲從父在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趨裝急去俄而周兵大敗其父由是奇之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尉遲迥之亂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雁飛來萬歲謂士彥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迥軍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乃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復振迥平以功拜上大將軍開皇初大將軍介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關涉坐除名配敦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輒大尅獲突厥莫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騎射笑曰小人定可萬歲因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

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讐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軍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大悅上其事文帝歎嗟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降拜昆州刺史旣而復叛遂以萬歲爲行軍總管擊之入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

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請將夔翫入朝詔許之夔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金寶萬歲乃捨翫而還蜀王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沈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柱國晉王廣甚欽敬之待以交友之禮上知爲晉王所善令萬歲督晉王府軍事明年夔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主邊患上令寤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萬歲曰臣留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顧有司曰將斬之萬歲懼而伏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熲左衛大將軍元旻等進曰史萬歲雄略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稍解於是除名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

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 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遇虜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曰史萬歲也突厥復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爲寇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寤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堂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及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上大怒命左右操殺之旣而追悔不及因下詔罪狀之萬歲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

北境起作比景

識與不識無不寬惜萬歲為將不修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為良將子懷義嗣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以戰功拜上儀同隋文帝為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文帝受禪進爵為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後歷甘瓜二州刺史仁壽中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帥略於是詔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法令嚴肅然仁而愛士長史度支侍郎敬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論者多之稱為良將至都隆嶺遇賊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乃降送於京師其有桀黠恐為亂者皆斬之尋授驩州道

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為司馬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率大將軍張慈司馬李綱舟師趣北境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閣梨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賊奔柵因攻破之於是濟區粟進至大緣江所擊皆破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王金人汗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脚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卒帝甚傷惜之下詔褒美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開皇中有馮昱王擲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為邊將名顯當時昱擲並不知何許人昱多權略有武藝文帝初為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平叛蠻拜柱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

屯乙一相備胡每戰常大寇捷擿驍勇善射每以行軍總管屯兵
江北以所陳爲陳人其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
位柱國白水郡公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馳射數以行軍總
管討西南夷以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將軍時党項羌屢爲邊
患朝廷以其有威各使鎮邊歷岷蘭二州總管復與周法尚討嘉
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爲賊斷歸路於是東馬懸車出賊不
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鬪數百里爲
賊所拒四面路絕武通輕騎挑戰墜馬爲賊所執殺而噉之永貴
隴右胡人本姓白以勇烈爲文帝所親愛數以行軍總管領邊每
戰必單騎陷陣位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兆代人本姓
屋引氏剛毅有武略頻爲行軍總管攻胡以功位至柱國徐州總
管並史失其事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葛榮之亂徙家於幽彥性勇決善騎射仕周
以軍功累遷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隋文帝爲丞相從韋孝寬
擊尉遲迥以功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
授丹州刺史進爵爲公徵爲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
與韓擒相繼而進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
寶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之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
之斬其渠帥賊李陁擁衆據彭山彥襲擊破之斬陁傳其首又擊
徐州宜封二洞悉平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總管有能名及雲州
總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
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莫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北夷
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朝廷追錄前功賜子寶虔爵承縣公十八
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彥曉習軍旅令總

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管突厥寇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猶恐爲邊患復拜彥雲州總管以疾徵還卒于寶慶大鄴未至文城郡丞周搖字世安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魏同源初姓普乃及居洛陽改爲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肱俱爲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荊州總管搖少剛毅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位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人安之從平齊以戰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隋文帝爲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赴州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旣而白后曰公解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效私其質直如此帝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爲丞相徙封濟北郡公拜豫州總管帝受禪復姓周氏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爲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曰無以加周搖拜爲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搖修障塞謹斥候邊人安之徙壽襄二州總管俱有能各進上柱國以老乞骸骨上勞之曰公歷仕三代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第終於家謚曰恭

獨孤楷字修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於沙苑齊師敗績因爲柱國獨孤信所禽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拜右侍下大夫從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隋文帝爲丞相進開府領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仁壽初出爲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使覘之知不可犯而止

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煬帝卽位轉并州總管
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臥以鎮之無勞躬親簿
領也以其長子凌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轉長平太守卒謚曰
恭子凌雲平雲產雲皆知名楷弟盛性剛烈有膽略以藩邸之舊
累遷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
皆釋仗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事已然不預將
軍事盛罵曰老賊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爲亂
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纂金紫
光祿大夫並爲第一領人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
齊文襄時爲行臺右丞累遷大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人郡王其
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一門二王稱爲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

隋作左

開府儀同大將軍拜伏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從韋孝寬
擊尉遲惇於武陟以功授大將軍及破尉遲迥進位柱國賜爵西
河郡公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隋文帝受禪拜曹州
刺史曹土舊俗人多姦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
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慧嚴警烽燧遠爲斥候虜
竟不入境後爲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千一州諸軍事其
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罾捕魚者出絹
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罾煬帝卽位
爲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人苦勞役又遇帝巡
坐御道不整獻食疎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之除
名卒於家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儻有大志善騎射

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位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王謙作亂隋文帝以威爲行軍總管從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拒守睿以爲先鋒三王閉壘不戰威令人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攻其背儼敗走追至成都及謙平進位上柱國瀘州總管隋文帝受禪拜幽洛二州總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北道行臺僕射後督晉王軍府事遷青州總管在青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間鬻蘆菹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責讓之因問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因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郡公轉相州刺史卒子植大業中位至武賁郎將

和洪汝南人也勇烈過人仕周以軍功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爲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略代善爲刺史月餘斬公忻國立等皆平之後從武帝平齊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拜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禽吳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遲迥作亂洪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以功封廣武郡公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隋文帝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後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爲北道行軍總管擊走之追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總管卒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武幹性謹厚從周武帝平齊位開府隋文帝爲丞相引爲掾尉遲迥亂文帝以韋孝寬爲元帥擊之命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總戎事每

臥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拜幽州總管封趙郡公先是齊之疎屬高寶寧周武帝拜爲營州刺史性桀黠得華夷心及文帝爲丞相遂連契丹靺鞨舉兵反帝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論之不下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討之寶寧棄城奔于磧北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壽患寶寧攻道昂乃重購獲之北邊遂安卒官贈司空

周武帝據齊書當作齊武平時

隋書寶寧趙修羅所殺此云獲

子世師少節槩性忠厚多武藝以功臣子拜儀同煬帝嗣位拜張掖太守深爲戎狄所憚後拜樓煩太守遷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遂拒守不下及城平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骨儀天竺胡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爲御史處法平嘗不爲勢利所廻煬帝嗣位遷尚書左司郎于時朝政漸亂貨賄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竝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拜內史頗行詭道輒爲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及義兵至玄恐禍及辭老病儀與世師同心協契父子並誅其後絕世師有子弘智等各以年幼獲全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恒山時隋文帝爲定州總管崇知帝相貌非常每自結納帝甚親待之及爲丞相尉遲迥亂崇以宗族故自囚遣使請罪帝下書慰諭之卽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槃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

年賞賜甚厚上嘗言及恩舊顧義臣嗟嘆久之因下詔賜義臣姓楊氏編之屬籍爲皇從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騎射有將領才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出白道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義臣擊之追至大斤山與虜遇時太平公史萬歲亦至與義臣合擊大破之萬歲爲楊素所陷義臣功竟不錄煬帝嗣位漢王諒反時代州總管李景被諒將喬鍾葵所圍義臣時爲朔州總管奉詔救之鍾葵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時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稍射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尅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礮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以以爲伏兵發因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累遷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吐谷渾主於覆表川復從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綠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爲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以爲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祆賊向海公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渤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竝相聚爲盜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尅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擊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降賊入豆子甌討賊格

謙禽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據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卒於官

論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勲庸咸憤怨而殖戮況乃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遭雲雷之會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元諧虞慶則元冑或契濶艱危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隋文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爾無聞斯蓋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愈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帝沈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衆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矣哉子幹西涉青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懾亦有可稱萬歲寔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警絕域論功仗氣犯忤貴臣偏聽生奸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臨軍嚴肅克剪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周搖以質直見知獨孤楷以恤人流譽威蹈履之地可以追蹤古人乞伏蕙能以國讓亦云美矣而蕙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君方逞欲罰亦深哉陰壽遭天所廢舍命無改雖異先覺頗同後凋義臣時屬擾攘功成三捷而以功見忌得沒亦爲幸也

北史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二

劉昉

柳裘

皇甫績

郭衍

張衡

楊汪

裴蘊

袁克

李雄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仕魏位大司農昉從武帝入關為梁

魏川中圖書
氏圖書印

州刺史昉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
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位小御正典御正中大夫
顏之儀竝見親信及帝不念召昉及之儀俱入臥內屬以後事帝
失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冲又素奇隋文帝時文帝以后父故
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帝輔政帝固讓不敢當昉曰公
若爲當速爲之如不爲昉自爲也帝乃從之及帝爲丞相以昉爲
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帝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贊
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
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爲天子此萬
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以爲信然遂從之文帝以昉有
定策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
賜鉅萬出入以申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爲黃沛時人語曰劉昉牽
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功有驕色然性麤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
夕盈門于時尉遲迥起兵帝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帝
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兩人誰
行昉辭未嘗爲將譯以母老爲請帝不懌而高頰請行遂遣之由
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反文帝憂之忘寢與食昉逸
遊縱酒不以職司爲意相府事多所遺落帝深銜之以高頰代爲
司馬是後益見疎忌及受禪進在國改封舒國公閑居無事不復
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疎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上命禁
酒昉使妾賃屋當醺酒治書御史梁毗劾奏之有詔不問昉鬱
鬱不得志時上在國梁士彥字文忻俱失職怨望時昉竝與之交
數相往來士彥妻有美色昉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
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爲帝後事泄帝竊問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

對詔誅之曰上柱國郟國公梁士彥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
劉昉當朕受命之初竝展勤力酬勲報效榮高祿重朝夕宴言備
知朕意但心如溪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彥稱有相
者云其應錄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遲迥暫臨相州已有反
心彰於道路朕卽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忻昉
之徒言相扶助士彥許率僮僕尅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卽斷河
橋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自謂一朝奮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
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獎朕旣聞知猶恐枉濫及授晉
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彥得以欣然云是天贊忻往定鄴城自
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朕深念其功不計無禮任以武侯授
以領軍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爲異計樹黨宮闈多奏交友入
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爲而弗止心跡漸彰仍解禁兵令
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於士彥情意偏厚俱營賊逆逢
則交謀委士彥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事建卽望從征討兩軍結東
西之旅一舉合連橫之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
便爲非法三度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
日劉氏應玉爲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望其修改口請自新志存
如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盡探肝膈嘗共士彥論太白
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訪軒轅之裏願宮掖之災唯待蒲
坂事興欲在關內應接殘賤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昉名位竝高
寧肯北面曲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擾攘之
基方逞吞并之事士彥忻昉身爲謀首叔諧贊成父意議實難容
竝已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叔諧特恕其命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
高頰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

伏誅籍沒其家後數日帝素服臨射殿盡取三家資物置於前命百寮射取之以爲鑒戒云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南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恢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令名在梁歷位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爲魏軍所逼遣裘請和於魏俄而江陵平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宣帝卽位進爵爲公轉御飾大夫及帝不念留侍禁中與劉昉韋暮皇甫績同謀引隋文帝曰時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帝從之進上開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遲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帝令裘往喻之裘見穆盛陳利害穆遂歸心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奔陳帝卽令裘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

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人懷之轉曹州刺史後帝思裘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曰卽今冬也乃止裘尋卒帝傷惜者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孝寬以諸子墮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廷訓養於外氏不能尅躬厲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專精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爲魯公時引爲侍讀建德初轉官尹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爲太子監國衛刺史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有遁者績聞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善之遷小官尹宣政初錄前後功封義陽縣男累轉御正下士宣帝崩隋文帝總已績有力焉加上

開府轉內史中大夫進封郡公拜大將軍開皇元年出爲豫州刺史尋拜都官尚書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帝聞其狀績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上嘉勞而遣之陳平拜蘇州刺史高智慧作亂江南州人顧子元等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之書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總管俄以病乞骸骨詔徵還京師賜以御藥中使相望顧問不絕卒於家謚曰安子偲嗣大業中位尚書主爵郎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崇以舍人從魏孝武帝入關位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建德中以軍功累遷儀同大將軍又從周武帝平并州以功加開府封武強縣公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爲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遲迥之亂從韋孝寬討之以功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密勸隋文帝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開皇元年衍復舊姓爲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爲行軍總管領兵屯平涼數歲虜不入境徵爲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曰富人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致漂没人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楫并齎糧食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恤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遷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藩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贏粟萬餘石人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爲總管先屯京口於貢州南與賊戰敗之仍討東陽永嘉宣城黟歙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衍臨下甚倨事上甚卑晉王愛昵之宴賜隆

厚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爲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妻患瘵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帝聽其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廣州徂反王乃奏衍衍兵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爲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文帝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竝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拒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征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效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平順初新令行衍封爵

從例除六年以恩舊封真定侯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謚曰襄長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令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也祖疑魏河陽太守父允周萬州刺史衡幼

懷志尚有骨梗風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殫思爲同輩所推周武

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髻輿櫬扣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

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略究大旨累遷掌

朝大夫隋文帝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爲河北行臺衡歷刑

部度支二曹郎行臺廢拜并州總管掾王轉牧揚州衡復爲掾王

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奪宗之計多衡所建遷揚州總管司馬

熙州李英林反署置百官以衡爲行軍總管討平之拜開府及王

爲皇太子拜衡右庶子煬帝嗣位除給事黃門侍郎銀青光祿大

夫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

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也衡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
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衡
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
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
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絲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
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爲此也不足爲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
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給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爲比頗自
驕費明年帝幸汾陽宮時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
之衡承間進諫以比年勞役百姓疲敝爲請帝意甚不平後嘗目
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時齊王暕失愛於
上帝密令人求其罪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
宮又錄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不整帝譴衡以
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
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因謂曰公甚肥澤
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敕衡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
者衡不爲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爲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
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固以衡爲不可及與相見未有
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爲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郡丞
王世克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旣而除名
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爲八年帝自遼東還都妄言衡怨
望謗訕朝政帝賜死於家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以
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武德初以爲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
郡公謚曰忠子希玄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及

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疎與人羣鬪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隋文帝居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及受禪賜爵平鄉縣伯歷秦州總管府長史每聽政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入爲尚書兵部侍郎數年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爲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言奏之達竟獲罪卒拜汪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爲稱職未幾坐事免後拜洛州長史轉荊州長史煬帝卽位追爲尚書左丞尋守大理卿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後加銀青光祿大夫及楊玄感反河南贊務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奔還遇汪而屏人交語旣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帝疑之出爲梁郡通守後煬帝崩王世克推越王侗爲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克僭號汪復用事世克平遂以凶黨伏誅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父忌竝南史有傳忌在陳與吳明徹同見俘於周周賜爵江夏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蘊明辨有吏幹仕陳歷直閣將軍興寧令以父在北陰奉表於隋文帝請爲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以夙有向北心超授儀同僕射高頴不悟上旨諫曰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又加上儀同頴復諫上曰可加開府頴乃不敢復言卽日拜開府儀同

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棣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
煬帝聞其善政徵爲太常少卿初文帝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
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罷遣從百姓至是蘊揣知帝意奏
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已下至于凡庶有
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
博士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戶部侍郎時猶承
文帝和平後禁網疎闕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下猶詳爲小未至於
老已免租賦蘊歷爲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
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
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
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
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造民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

語云得賢而理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務發擿纖毫

務本治

吏民懾憚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
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
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
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
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
與謂蘊曰玄感一呼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卽相聚爲盜
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理之所戮者數萬人皆
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
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
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
深爲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穉共高頰賀

理本治

民諱

民諱

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卽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爲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竝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脇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鞠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竝除各蘊又欲重已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爲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

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遍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及司馬德戡將爲亂也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遂見害子愔爲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表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陽祖昂父君正俱爲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表郎子絺兮綌兮婁其以風充應聲答曰唯絺與綌服之無鞅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爲秘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

四年冬至在洛陽至八分
此十七字似衍否則下有
脫文

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及陳滅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充性好
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寤東宮官屬
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充
復表奏隋興以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
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
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
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
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
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三寸七分日去
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
道則去極遠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
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曆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

與唐堯之代去極竝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玳璣得
常天帝崇靈聖王相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
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
上大悅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本
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
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日竝與天地日
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與物
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竝同明合天地之心得
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策永永無窮上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之
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
冬至日影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
九年即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

相功隋作
祖功

卽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
勛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綿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
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歷數竝得符同唐堯唐堯景
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竝當六合允一
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
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後
熒惑守太微者數旬時繕修宮室征役繁重充乃上表稱陛下修
德熒惑退舍百寮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
候帝意欲有所爲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
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書少監後天下大
亂帝初罹雁門之厄又盜賊並起心不自安充復託天文上表陳
嘉瑞以媚上曰伏惟陛下握錄圖而馭黔首擬萬善而化八綏以

百姓爲心匪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曆
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
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己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
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
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
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
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
占北斗主殺伐賊必破敗其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
依占國家之福其五去七月內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
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
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橦車其七十二月十五
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錄河南

洛陽竝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於東穰沈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出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秘書令親待逾昵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弑逆之際并誅充

北史李雄隋作李子
雄李徽伯之子子雄
隋書又作雄正互異
李雄北史以為李崇
之子崇父元曹祖伯
隋書子雄祖伯貴
魏相伯貴伯貴字形
與相伯而音錯不同
如數是崇傳言子雄
不吉子雄與當以
隋書為正

李雄渤海蓊人也父棠名列誠義傳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隋文帝作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柳江二州刺史竝有能名後坐事免漢王諒之反煬帝將發幽州兵討之時竇抗為幽州總管帝恐其貳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遂進雄授上將軍拜廉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雄所雄伏甲會抗悉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討諒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戶部尚書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常遣使朝貢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古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不識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外未見無禮憲司以雄失辭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雄部伍之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候衛大將軍復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萊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雄送行在所雄殺使亡歸玄感玄感每與計焉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論曰隋文肇基皇業劉昉實啟其謀于時當軸執鈞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偷安懷祿其在周也靡忠

貞之節其奉陪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蓄怨與其後釁而
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因人成事好亂樂禍大
運光啟竝參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
晏嬰有言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等見之
矣郭衍文皇締構之始當爪牙之寄煬帝經綸之際參心脅之謀
而如脂如韋以水濟水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
功雖居多名不見重然則立身行道可不慎歟語曰無爲權首將
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兆亂夫忠爲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況
託足邪徑又不得其人者歟張衡奪宗之計實兆其謀夫動不以
順能無及於此也楊汪以學業自許其終不令惜乎裴蘊素懷姦
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袁充少在
江東初以警悟見許委質隋氏更以玄象自矜要求時幸干進附

入變動星占謬增畧景厚誣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其在斯乎
李雄斯言爲玷取譏夷翟以亂從亂何救誅夷

北史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三

趙爽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弼

伊婁謙

李圓通

陳茂

郭榮

龐晃

李安

蜀川中興
氏周定南

楊尚希

張熒

蘇孝慈

元壽

趙熒字通賢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
熒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中樹者熒對之號慟
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淚交集惠
達爲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沈深有器局畧涉書記周文帝引
爲相府參軍事從破洛陽及班師熒請留撫納亡叛從之熒於是
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獲甚衆以功封平定縣男累轉中書
侍郎周閔帝受禪遷陝州刺史蠻酋向天王以兵攻信陵秭歸熒
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
數旬城頽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
者皆勸熒益脩守禦熒不從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陳
虛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亦遁
明年吳明徹屢爲寇患熒與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以功授開府
儀同三司再遷戶部中大夫周武帝欲收齊河南地熒諫曰河南
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
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自三鴉道伐陳剋
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不見錄累遷御正上大夫熒與宗伯斛斯
徵素不協徵後出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走帝
大怒購之甚急熒密奏曰徵自以罪重懼死遁逃若不北走匈奴
則南奔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炎旱爲
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而免熒卒不言隋文帝爲丞相加上

開府再遷太宗伯及踐阼嬰授璽綬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拜相州刺史朝廷以嬰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未幾以忤旨出爲陝州刺史轉冀州刺史甚有威惠嬰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爲祈禱其得人情如此冀州市多姦詐嬰爲銅斗鐵尺置於肆百姓便之帝聞而嘉焉頒之天下以爲常法嘗有人盜嬰田中蒿爲吏所執嬰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帝幸洛陽嬰來朝帝勞之卒于官子義臣嗣位至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諒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辯智頗涉經史周文引爲相府鏡曹參軍歷記室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性彊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周武帝親總萬機拜內史下大夫轉小御正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衆不能決者芬輒爲評斷莫不稱善

後爲司會及申國公李穆討齊引爲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再遷東京小宗伯鎮洛陽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帝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右僕射與郢公王誼脩律令俄兼內史令甚見信任未幾以老病出爲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三驥輜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幘後數年卒帝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子元恪嗣位揚州總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少子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爲歷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俱竭百姓之產以貢於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丞兼領江都宮監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

早卒韶幼而文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周武帝旣拔晉州意欲旋師韶諫曰取亂侮亡正在今日乃欲釋之而去臣愚深所未解帝大悅及齊平遷位開府封晉陽縣公賜口馬雜畜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卽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隋文帝受禪進爵項城郡公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敢違法度韶常奉使檢行長城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旣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帝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及剋金陵韶卽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帝謂公卿曰晉王以幼出藩遂能剋平吳越王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錦絹五千段及上幸并州以其稱

職特加勞勉後上謂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弊而卒帝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言甚悽愴使有司爲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卽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幽等十州刺史魏公子士隆嗣士隆畧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世頗見親重位備身將軍改封耿國公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克僭號甚禮重之畧尚書右僕射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不守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勃海高頴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爲武賁給事大家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爲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夫封昌國縣伯周宣帝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輿襯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巖謂人曰滅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閤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耶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室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隋文帝爲丞相加開府戶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

昌郡公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廷爭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帝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爲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選貞良有重望爲之寮佐時巖與王韶爲河北道行臺僕射帝謂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亦如曹參相齊之意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人稱焉蜀王好奢嘗欲取獠口爲闈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爲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爲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有得罪者謂曰平昌公與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卒于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今思之巖卒後蜀王爲非法造渾天儀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克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

巖與王韶下隋書
云俱以骨鯁知名物
巖稱二人才具齊于
高頴由是拜巖爲
益州行臺長史韶爲
河北行臺右僕射
文作巖與王韶爲河
北道行臺僕射誤美
當補三十九字

五

通守

宇文弼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力勤魏鉅鹿太守父珍周宕州刺史弼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周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脩定五禮書成奏之賜田二頃粟百石累遷小吏部擢八人爲縣令皆有異績世以爲知人轉內史都上士武帝將謀出兵河陽以伐齊弼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世雖曰無道尚有其人今若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也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弼策於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爲別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竒而壯之因從平齊以攻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宣帝嗣位爲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擊之弼謂監軍曰宜選精騎直趨祈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塞其年弼又從梁士彥攻拔壽陽改封安樂縣公除滄州刺史轉南司州刺史司馬消難之奔陳弼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除黃州刺史轉南定州刺史開皇初以前功封平昌縣公入爲尚書左丞時西羌內附詔弼持節安集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左丞當官正色爲百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役楊素出信州道令弼持節爲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之破陳將呂仲肅也弼有謀焉加開府擢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弼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上大悅謂群臣曰

朕今觀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時朝廷以晉陽爲重鎮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攷有文武幹用出爲并州長史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領行軍總管軍還歷朔代吳三州總管皆有能名煬帝卽位拜刑部尚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復徵拜刑部尚書轉禮部尚書攷旣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畧攷謂高頴曰昔周天元好聲色亡國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坐誅天下寃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爲尚書孝經注行於世有子儉瑗

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世爲酋長隨魏南遷祖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隆二州刺史謙性忠直善辭令仕周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召入內殿問以兵事對曰僞齊僭擅拔扈不恭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若命六師齊進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拔偉先濟觀農帝尋發兵齊王知之令其僕射楊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答曰僕拭玉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齊遂留謙不遣帝旣克并州召謙勞之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遵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尋賜爵濟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大象中進爵爲侯位開府隋文帝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恥與逆人王謙同名因爾稱字文帝受禪以彥恭爲左武侯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爲公後出爲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

人和以疾去職吏人攀戀行數百里不絕卒于家子傑嗣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少孤賤給使隋文帝家及帝爲隋公擢授參軍事初帝少時每宴客恒令圓通監厨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厨人撾之數十叫聲徹於閣內僚吏左右代其失色賓去後帝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爲堪當大任帝作相賜爵懷昌男授帥都督進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帝伺便圖爲不利賴圓通保護獲免者數矣帝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信尋授上儀同帝受禪拜內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爲伯歷左右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被信任伐陳之後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改封萬

安縣公揚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柔自喜少斷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入爲司農卿遷刑部尚書後復爲并州長史孝王以奢得罪圓通亦坐免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勳舊進爵郡公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還百姓述訴其受賂帝怒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病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子孝常大業末爲華陰令武德初以應義旗功封義安王又有陳茂者河東猗氏人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爲州里所稱文帝爲隋國公引爲寮佐待遇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常稱旨後從帝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帝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從馬輕帝怒拔刃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帝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帝爲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與機密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爲伯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儻有

文武大畧善鐘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爲太子千牛備身京
都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
居士交結及居士伏誅政及孝常從坐上以功臣子撻之二百而
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歷位協律郎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
以其才甚重之宇文化及之亂以爲太常卿後歸大唐爲梁州總
管遇賊見殺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仕魏爲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
爲刺史由是與隋文帝有舊徽後位洵州刺史安城縣公及帝受
禪拜太僕卿卒官榮容貌魁岸外疎內密與交者多愛之周大冢
宰宇文護引爲親信護察榮謹愿擢爲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寇屢
侵護令榮於汾州觀城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二城
孤迴勢不相救請於州鎮間更築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
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
兵孝先於上流縱大筏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
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爲寇亂使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
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爲寇
周武親總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平齊以功封平陽縣男遷司水
大夫榮少與隋文帝親狎帝嘗與夜坐月下謂榮曰吾仰觀玄象
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周宣崩文帝總
百揆召榮撫其背笑曰吾言驗未卽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
復領藩部大夫文帝受禪引爲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
郡公位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
州諸軍事行軍總管討平之煬帝卽位入爲武侯驃騎大將軍以
嚴正聞後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人夷多應者

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
遼東之役以功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爲中國疲
弊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請止行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
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帝知之大悅每勞勉之帝後以榮年老
欲出爲郡榮陳請不願哀之拜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
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
年從帝至柳城卒於懷遠鎮帝爲廢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子福
善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蚪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子召補
州都督周文帝署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關中後
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領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
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沒於陳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

軍元儁賫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拜上儀同復事衛王時隋文帝
出爲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文帝晃知帝非常人深自
結納及帝去官歸京師晃迎見於襄邑帝甚歡與晃同飯晃因曰
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帝笑曰何妄言也頃
之有一雄雉鳴於庭帝令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
爲驗文帝受禪與晃言及之晃再拜曰陛下君臨寓內猶憶曩時
之言上笑曰公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爲
公河間王弘之擊突厥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途用事勢傾朝
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臥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穎有隙
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爲懷州刺史遷原州
總管卒於官帝爲廢朝謚曰敬子長壽頗知名位驃騎將軍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爲相燕恒三州刺史襄武

擊突厥下脫隋云見
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
別道出賀蘭山擊之賊
破之千字當補入

李安高趙郡王考卷
之入唐追封王隋書不
載而論中于安天有遺

縣公安美姿容善騎射天和中襲爵襄武公授儀同小司右上士
隋文帝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哲為儀同安叔
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帝誘哲為內應哲謂安
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
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曰豈可將
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帝為之改容曰我
為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帝亦為安隱其事而不言尋
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哲上儀同黃臺縣男文帝即位歷內史侍
郎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為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
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
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無備夜襲之賊可破也安率眾先鋒大破
陳師詔書勞勉進位上大將軍鄧州刺史轉鄧州刺史求為內職

帝重違其意除領左右將軍遷右領軍大將軍拜哲開府儀同三
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為行
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渡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
出安為寧州刺史哲為衛州刺史安子瓊哲子瑋始自襁褓乳養
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親顧如是帝嘗言及作相時事
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
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節體此至公往者朕登庸惟始王業
初基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包藏不逞安與弟
哲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
已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常
為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案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忠孝猶不
並立況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正得理宜錄舊

敷重弘賞命於是拜安哲俱爲柱國賜練各五十四匹馬百匹羊千口以哲爲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歔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謚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知名哲煬帝時工部尚書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卒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寶商直浙三州刺史尚希齟齬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范陽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服周文帝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文帝奇之賜姓普六茹氏擢爲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上士明武世歷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侯東京司憲中大夫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宣帝崩與相州總管尉遲迥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

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遁及明迥方覺令數十騎追不及遂歸京師隋文帝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迥而至待之甚厚及迥屯兵武陟遣尚希領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文帝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爲公歲餘出爲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以爲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材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克所謂人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閑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用則易得賢才帝覽而嘉之遂罷天下諸郡後歷位瀛州刺史兵部禮部二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醇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爲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以爲陛下宜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上歡然

曰公愛我者尚希有足疾謂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臥臨之於是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園驃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瀆水立隄防開稻田數千頃人賴其利卒官謚曰平子旻嗣後封丹水縣公位安定郡丞

四字未詳

張斐字士鴻河間鄭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爲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文引爲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織大夫雍州中從事應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公復入爲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爲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隋文帝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及謁見敕令勿拜扶杖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卒贈滄州刺史謚曰定所撰老子莊子義名道言五十二篇斐好學有父

隋作司織中從事本作治中

風仕魏位員外侍郎周文引爲外兵曹明武世位冢宰司錄賜爵北平縣子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爲伯隋文帝爲丞相斐深自推結帝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爲尚書右丞進爵爲侯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甚授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歷太府卿戶部尚書晉王廣爲揚州總管授斐司馬加銀青光祿大夫斐性和厚有識度甚有當時譽後拜冀州刺史晉王廣頻表請之復爲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晉王爲皇太子復爲冀州刺史位上開府吏人悅服稱爲良二千石卒官子慧寶官至絳郡丞開皇中有劉仁恩者政績爲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荆門仁恩計功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譽馮翊郭均上黨馮世基並明悟有幹略相繼爲兵部尚書此三人俱顯名於世然事行闕落史

者下當有初爲毛州刺史六字

莫能知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兗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仕周位至工部中大夫封臨水縣公隋文帝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徵天下匠織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爲能歷位兵部尚書待遇愈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官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拜孝慈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乍深乍淺乃決渭水爲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左衛率仍判工部戶部二尚書稱爲幹理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以百寮供費不給臺省府寺咸置解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爲官與百姓爭利非興化之道表請公卿已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納焉上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出爲浙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形

於言色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後桂林山越相聚爲亂詔孝慈爲行軍總管擊平之卒官子會昌孝慈兄順周眉州刺史子沙羅字子粹仕周以破尉遲迴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秦縣公開皇中歷位資中二州刺史檢校利州總管從史萬歲擊西蠻進位大將軍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及蜀王秀廢沙羅坐除名卒于家子康嗣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文史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保定四年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隋開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使於淮浦監脩船艦以強濟見稱累遷尚書左丞文帝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

言壽奏劾之曰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徙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厠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畧暫往江南重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畧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爲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一言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徵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情涉阿縱如不以爲非豈關理識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書侍御史臣劉行本虧失憲體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上嘉納之後授太常少卿出爲基州刺史有公廉稱入爲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反左僕射楊素爲行軍元帥壽爲長史事平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大業四年拜內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衆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餘里以圍渾主還

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在道卒帝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謚曰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帝追思之擢敏守內史舍人交通博徒數泄省中語化及之反敏劾其謀僞授內史侍郎爲沈光所殺論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咸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故知人之分器各有量限大小云異不可相踰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法王韶元巖任當彼相並見巖憚莫敢爲非謗諤之風有足稱矣宇文弼寓量宏遠聲望攸歸斯言不密以致傾殞惜矣伊婁謙志識弘深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君子風焉李圓通郭榮龐晃等或陳力經綸之際或自結龍潛之始其所以高位厚秩隆恩殊寵豈徒然哉李安雖則滅親而於義亦已踈矣楊尚希譽望隆重張瓌蘇孝慈咸稱貞幹並擢自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元壽之彈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蓋不足云端揆之贈則為優矣

北史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四

段文振

來護兒

樊子蓋

周羅睺

周法尚

劉權

衛玄

李景

薛世雄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渭四州

西華氏周

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智過人明達世務初爲周冢宰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器局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從周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爲內應文振杖槩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城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反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錄前後勲將拜柱國以讒毀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段後從滕王道擊稽胡破之又以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畧淮南俄而尉遲迥作亂時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誘之文振不顧隋文帝引爲丞相掾司馬消難之奔陳文帝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平叛蠻加上開府遷鴻臚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爲長史坐勲薄不實免官後爲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岡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遂北至居延塞開皇九年大舉伐陳爲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總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轉并州總管司馬以母憂去職後拜雲州總管遷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破達頭可汗於沃野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馳馬比還世積以罪誅文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錄後平越嶲叛蠻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反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爲賊所襲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亂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帝慰諭之授大將軍拜靈州總管煬帝卽位徵爲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

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懾不敢動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里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場數見軍旅護兒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及開皇初宇文忻賀若弼等鎮廣陵竝深相禮重除大都督領本鄉兵破陳將曾永以功授儀同三司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賞物一千段十一年高智慧據江南反以子總管統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爲營周三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爲然護兒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動一鼓破之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平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封襄陽縣公食邑

兵動當作勤

百千戶賜物二千段奴婢百人護兒招懷初附威惠兼舉爾書勞問前後相屬時智慧餘黨盛道延阻兵爲亂護兒又討平之遷建州總管又與浦山公李寬討平黠歛逆黨汪文進進位柱國封永寧郡公文帝嘉其功使畫工圖其像以進十八年詔追入朝賜以宮女寶刀駿馬錦綵等物仍留長子楷爲千牛備身使護兒還職仁壽初遷瀛州刺史以善政聞頻見勞勉煬帝嗣位被追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能出境詣闕上書致請者前後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爲名將今天下無事又爲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仍除右驍衛大將軍尋遷左又改上柱國爲光祿大夫徙右翊衛大將軍進封榮國公恩禮隆密朝臣無比大業六年車駕幸江都謂護兒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賜物二千段并牛酒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仍令三品已上並集其宅酣飲盡日朝野

百千戶

榮之遼東之役以護兒爲平壤道行軍總管兼檢校東萊郡太守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沮水去平壤六十里高麗主高元掃境內兵以拒之列陣數十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朝食高元弟建驍勇絕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命武賁郎將費青奴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馳斬其首及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郭營於城外以待諸軍高麗晝閉城門不敢出會宇文述等衆軍皆敗乃旋軍以功賜物五千段以第五子弘爲杜城府鷹揚郎將以先封襄陽公賜其子整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反進攻洛陽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旋軍討逆法尚等咸以無敕不宜擅還再三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當不關諸人也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卽日迴軍令子弘及整馳驛奏聞帝見弘等甚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授弘通議大夫整公路府鷹揚郎將乃降璽書於護兒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臬此元惡期在不遙勒名太常非公而誰也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闕鄉斬平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五千段黃金千兩奴婢百人贈父法敏東陽郡太守永安寧縣公十一年又率師渡海破高麗奢畢等二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將趣平壤高元震懼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請降帝許之詔護兒集衆軍謂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敝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僞主獻絕而歸也於是拜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之以爲不可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闡外事

合專決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
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奏聞諸將懼乃同勸還師方始奉詔及
帝於鴈門爲突厥所圍將選精騎潰圍而出護兒及樊子蓋並固
諫乃止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自皇家受命將四十年薄賦
輕徭戶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爲咨怨
在外群盜往往聚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
息出師命將掃清群醜上稟聖算指日剋除陛下今幸江都是臣
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爲身謀帝聞之厲色而起數日不
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
尋代宇文述爲左翊衛大將軍及宇文化及構逆深忌之是日且
將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護兒歎曰吾備
位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清凶逆遂令王室至此抱恨泉壤知復
何言乃遇害護兒重然諾敦交契廉於財利不事產業至於行軍
用兵特多謀算每覽兵法曰此亦豈異人意也善撫士卒部分嚴
明故咸得其死力子十二人楷通議大夫弘金紫光祿大夫整左
光祿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御討擊群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
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
郎至是並遇禍子姪死者十人唯少子恒濟二人免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
齊位仁州刺史子蓋仕齊位東海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
封富陽侯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郢州刺史隋文帝受禪以儀
同領鄉兵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
歷辰嵩齊三州刺史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
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祿少卿柳睿

之餞於灞上煬帝卽位轉涼州刺史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太業三年入朝加金紫光祿大夫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之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祿大夫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鑾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慰勉之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耳因敕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戶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大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加左光祿大夫其年帝還東都使子蓋涿郡留守九年駕復幸遼東命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逼城子蓋遣河南贊務裴弘策逆擊之反爲所敗遂斬弘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會來護等救至玄感乃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萬人又檢校河南內史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以比蕭何寇恂加光祿大夫封建安侯賜女樂五十人謂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郡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勇夫重閉之義無賴不軌者便誅鉏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爲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

是日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也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算嘉謀侯公後勅卽以此盃賜公用爲永年之瑞十一年從駕至鴈門爲突厥所圍帝欲選精騎潰圍出子蓋及來護諫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爲勲格人心自奮不足爲憂帝從之後援兵至虜乃去納言蘇威追論勲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子蓋進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爲盜其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衆經年不能破賊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東京上悲傷者久之顧黃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何語矩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恥帝聞之歎息令百官就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會葬萬餘人武威人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他權畧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蒞官明察下莫敢欺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周羅暎字公布九江潯陽人也父法暎仕梁至南康內史臨蒸縣侯羅暎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誠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暎終不改仕陳爲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爲流矢中左目齊師之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鬪心羅暎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副之斬首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墜馬羅暎進救之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羅暎全衆而歸後以軍功除右軍將軍

封始安縣伯總檢校揚州中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歎美之出爲晉陵太守進爵爲侯後除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人懷其惠立碑頌德至德中除使持節都督南川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暎甚得人心擁衆嶺表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暎拒絕之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愈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孔範曰周羅暎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及隋伐陳羅暎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及陳主被禽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暎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乃降文帝慰喻之許以富貴羅暎垂泣對曰本朝淪亡臣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爲幸富貴榮祿

總字行隋作總管亦

非臣所望帝甚器之賀若弼謂曰聞公郢漢捉兵卽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暎荅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送之于宅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使爲鄉導位至開府班在羅暎上韓禽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位在羊翔下羅暎荅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人臣之論禽有媿色歷幽涇二州刺史竝有能名開皇十八年征遼東徵爲水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漂沒無功而旋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致討羅暎先登大破之進大將軍仁壽元年入爲東宮右虞候率賜爵義寧郡公轉右衛率煬帝卽位授右武侯大將軍副楊素討平漢王諒進授上大將軍及陳主卒羅暎請一臨哭帝許之衰經送至墓塋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絳晉等三州

未下詔羅暎行晉絳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中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卽除殄無爲戀恨是時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暎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謚曰壯子仲安位上開府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廬桂二州刺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爲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旣而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爲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不獲已

也法尚遂歸周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賜良馬五匹女妓大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已奔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若得軍來必無鬪者猛引師急進法尚設奇兵大敗之猛僅以身免隋文帝爲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攻圍之外無救援法尚棄城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陳及文帝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鵠叛蠻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改封譙郡公後上幸洛陽召之賜金鈿酒鐘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公卿知朕之寵公也轉黃州總管使經畧江南及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轉鄂州刺史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爲帳內前後賞賜甚厚轉桂州總管仍嶺南

道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未幾桂州人李光仕反令
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尚發嶺南兵世積徵嶺北軍俱會
尹州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獨討之捕得其弟
光畧光度追斬光仕平之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
之雋州烏蠻反詔法尚便道討擊破之軍還檢校潞州事煬帝嗣
位轉雲州刺史遷定襄太守進金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尚
朝于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宮外
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
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法尚曰兵車千里動間山谷卒有不虞四
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雖有故事此取敗道也帝不懌曰卿
以爲如何法尚曰請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
間若有變當頭分抗車爲壁壘重設鈎陳此與據城同異臣謂牢
固萬全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殺
將軍鹿愿圖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破思多
于清江及還從討吐谷渾別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于青海出爲
燉煌太守遷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
與宇文述來護等破之以功進授右光祿大夫時齊郡人王薄孟
讓等爲盜保長白山法尚頻擊破之明年復臨滄海在軍遇疾卒
贈武衛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人紹範最知名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擢侍中左武衛大
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爲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興勢

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
同三司大府中大夫攝內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爲強濟隋文帝作
相檢校熊州事及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擢侍中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爲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興勢

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後爲衛尉少卿仁壽初
山獠作逆以玄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旣到官時獠攻圍太牢
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汝等
勿驚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歸附者十餘萬
口文帝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劔南安撫煬帝卽位
後徵爲衛尉卿夷獠攀戀數十里不絕及與之決竝揮涕而去遷
工部尚書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未幾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
左候衛事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帥師出增
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駕幸
遼東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爲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以便
宜從事敕代王待以師傅禮會楊玄感圍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
之至華陰掘楊素塚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旣出潼

關議者恐峭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泂流東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
玄曰此計非豎子所及也乃鼓行而進旣度函谷卒如所量乃遣
武賁郎將張峻爲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趨城北玄感逆拒之
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文帝曰若社稷靈長宜令
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激揚三軍莫不涕
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
芒會宇文述來護等援兵至玄感西遁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
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闕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
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臣也使朕得無西顧之憂進
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曰關右之
任一委於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臥
恒宜自牢也今特給千兵以克侍從與樊子蓋俱賜以玉麟符以

代銅獸十一年詔玄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能救
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遣內史舍人
封德彝馳喻之曰京師國本宗廟園陵所在藉公臥以鎮之玄乃
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
中卒子孝則位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卒

劉權字世略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狹氣重然諾
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仕齊位行臺郎
中齊亡周武帝以爲假淮州刺史開皇中以車騎將軍領鄉典兵
從晉王廣平陳進授開府儀同三司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十二
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宋城縣公時江南初平權撫以恩信甚得人
和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
渾權出伊吾道逐賊至青海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

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年諸羌懷附貢
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加金紫光祿大
夫尋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群盜起不得進詔權召募討之權
率兵遇賊不戰先乘軍船詣賊營說以利害群賊感悅一時降附
帝聞而嘉之及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群起群豪願推權
爲首權竟固守以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賫書詣權稱四方擾亂
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寮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世徹
倜儻不羈頗爲時人所許大業末群雄竝起世徹所至處輒見忌
多拘禁之後竟爲兗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叔烈字子將美容
儀有器局位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貌奇偉
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後頗有功授儀同三司後以

平尉遲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隋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
王世積伐陳以功進上開府及高智慧等反復以行軍總管從楊
素擊之還授鄜州刺史十七年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還配事
漢玉文帝奇其壯武使祖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
萬歲擊突厥於太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
城公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所敗
景率所領數百人力戰三日殺虜甚衆改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
不之官仁壽中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諒頻遣
嵩喬喬鐘葵等攻之景率士卒殊死戰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
法參軍呂玉竝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
術景推誠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及朔州
總管楊義臣援兵至合擊大破之先是府內井中甃上生花如蓮
并有龍見時變爲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城下跡長四尺
五寸景問巫者巫者曰此不祥之物來食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
日而兵至死者數萬景尋被徵進柱國拜右武衛大將軍賜女樂
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爲時所許帝甚信之又擊
破叛蠻向思多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五年
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上至
隴川宮帝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色爲人奏帝
大怒令掬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攻
高麗武列城破之賜爵苑丘侯八年出渾彌道九年復出遼東及
旋使景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進爵滑國公楊玄感之反朝
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
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

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駮于時盜賊蜂起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賁郎將羅藝與景有隙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曰縱人言公闕天闕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爲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士卒患脚腫死者十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景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曷救之遂歸柳城將還幽州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子世謨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燉煌父回字道弘仕周位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監世雄見童時與群輩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勢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竒之謂人曰此兒當與吾家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隋開皇中累遷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

嗣位爲右監門郎將從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慎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謂群臣曰欲舉好人諸君識否咸曰不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薛世雄群臣皆稱善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爲玉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故人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故人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懼請降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鎮之而還進位正議大夫遼東之役爲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爲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雄以羸師爲方陣選勁騎二百縱擊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反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爲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未幾李密

逼東都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次河間營於城南竇建德率
精銳數百人來襲之大敗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慙恚
發病歸涿郡卒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萬備竝以驍武知名
論曰段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見知隋氏之初又以幹力受委
任兼文武稱爲諒直其高位厚秩非虛致也來護幼懷倜儻猛槩
抑揚晚致勤玉驅馳畢力樓船制勝掃勅敵如拾遺闕鄉討亂翦
兇魁如摧朽位班上將顯居大國道消邁難忠至不渝惜矣子蓋
雅有幹局質性方嚴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邦邑勤亦懋哉羅
暉忠亮之性所在稱重送徃之節義感人臣死而有知乃結草之
義法尚征伐四夷亦足嘉焉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宜方西京居守
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雄名早著時逢擾
攘任等尉佗遂能拒子邪言足驗誠臣之節李薛並以驍武之用

當于有事之秋致茲富貴可謂自取時迤遭躋良有命乎

北史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裴政

李諤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梁毗

柳彧

趙綽

杜整

西川中興
氏國商中

及古閣

乙

裴政傳政先從相
東王為官惠府記
後除直散騎侍
帥師從王琳平侯景
以功封夷陵侯後授
給事黃門侍郎復
加王琳拒蕭詧破
加平越中郎將軍南
州長史及南師團刺
州王琳自桂州來赴
于長沙政請從開
道先報元帝至百里
所載甚詳北史並則
但云政功封夷陵侯
為給事黃門侍郎
魏文雖簡夫其碑見
南史元帝琳為
都督廣州刺史此
加號與南師中政蓋
為其長史史略不言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祖邃父之禮並南史有傳政幼聰明博聞強記達於從政為當世所稱仕梁以軍功封為夷陵侯給事黃門侍郎及魏軍圍荊州政在外見獲蕭譽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不可為爾君乎爾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不然分署領矣鎖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破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能復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吾以閒使被禽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譽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人之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因得釋會江陵平與城中朝士俱送京師周文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

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又善鐘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事在紹遠傳隋開皇元年為率更令加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脩定律令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誠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筆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再三催促榮令元愷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名帳安在元愷云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阿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榮位高任重縱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愆計不須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

臺城破三
字誤當作
荊州破圍

端之言妄想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證
蒨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蒨語元愷非虛
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
興數入侍太子爲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
切諫太子不納政謂定興曰公所爲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
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
太子太子益踈政由是出爲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
給寮吏人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
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衆合境惶懾令行禁
止稱爲神明爾後不脩囹圄殆無諍訟卒於官著承聖實錄十卷
及太子廢文帝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
令至此子南金位膳部郎學涉有文藻以輕財貴義稱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博學解屬文仕齊爲中書舍人有口辯每
接對陳使周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隋文帝有帝王志操深自
結納及帝爲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
上重穀論以諷焉帝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工曹侍郎賜爵南
和伯諤性公方明時務遷書侍御史上謂群臣曰朕昔爲大司馬
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
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彫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
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厚三年無
改方稱爲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祖之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引
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
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絰強傳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
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

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
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爲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
務可移於官旣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
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時文體尚輕薄流宕忘反上書曰臣聞
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示以
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
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鐫銘
皆以褒德序賢明勲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
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下之從上
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
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
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

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旣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
總非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
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勲績指儒素爲古拙
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
用以爲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
命聖道聿興屏黜浮詞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
引預搢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
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
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
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獎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稱孝鄉
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
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

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卽劾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具陳其弊請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蹇之譽而潛有匡正之志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污雜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竝令遠道限以時日時逢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農工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卽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爲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竝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文帝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人吏悅服卒官四子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才器大業初判內史舍人次大體大鈞竝位尚書郎鮑宏字潤身東海郟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仕梁位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爲兄泉之所愛青年十二能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爲中記室累遷通直散騎侍郎江陵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爲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陳謀伐齊遂出兵度江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策宏以爲先皇往日出師洛陽彼有其備每不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爲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小御正賜爵平遙縣伯加儀同隋文帝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瀘州爲謙將達奚恭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馳傳入京文帝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進爵爲公歷利邳二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遲迴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金氏

訪及群下宏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其姓劉氏秦貞父能死
難魏武賜姓曹氏請賜以皇族帝曰善因賜義臣姓楊後授均州
刺史以目疾免卒于家初周武帝敕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爲帝緒
疎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仕
齊歷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周武帝以爲許州司馬隋文帝受
禪累遷戶部侍郎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
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爲能召入內殿勞之曰
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
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
是知名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旣痘又孽嫁之不售嘗樵菜於野爲
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構判曰毋

不能言窮究理絕案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所居此兒
生在武鄉可以武爲姓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
侍郎號爲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蓋屋令甚有能名上善
之復拜雍州司馬仁壽初又爲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
復位時爲吏部者多以不稱去職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
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爲吏部
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
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
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
年終于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
知人之鑒開皇中昌黎豆盧實爲黃門侍郎稱爲慎密河東裴術
爲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爲刑

部並執法平允京兆韋焜爲戶部郎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爲延州

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爲當時所稱

樂眺字子謙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眺少剛鯁有局量

涉獵群言仕周位內史下士隋開皇中累遷殿內局監時以華陰

多盜賊妙選長史楊素薦眺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

在華陰左右放縱眺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眺因朝集素謂之曰素

之舉卿適以自罰也眺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

前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

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蓄牧爲辭實給私人也州縣

莫敢違眺獨遏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賫絹百匹轉蒲州司馬漢王

諒之反也河東家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變遁歸關中長史渤海

高義明謂眺曰河東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爲難不細城中雖復

匈匈非悉反也但收斃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眺然之義

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爲渤海所殺眺亦被執及諒平

拜書侍御史帝謂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

毗在朝侃然正色爲百寮震懾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

卒官贈鴻臚少卿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爲載師下

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

文帝有舊及爲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帝陰有禪

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

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帝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

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

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兼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

內本中隋
改北史誤
增局字
長史隋作

渤海當作
及者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仕陳爲太學博士南嶽正及陳滅歸於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爲汧陽令知命以格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以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爲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矚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爲東曉道受降使者卒於師贈御史大夫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郃陽縣公父茂周滄堯二州刺史毗性剛褻頗有學涉仕周累遷布憲下大

夫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遷武藏大夫隋文帝受禪進爵爲侯開皇初以鯁正拜書侍御史名爲稱職轉大興令遷雍州贊務毗旣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回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爲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雋由是遞相陵辱每尋干戈邊境畧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徵爲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重擅權百寮震懼恐爲國患因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姦圖四海稍虞必爲禍始夫姦臣擅

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
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大怒命有
司禁止親自詰之極言曰素旣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
無道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
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毗發言蹇蹇有誠亮之節帝無以屈
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
無不懼伏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左丞
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煬帝卽位遷刑部
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
爭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憤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
之子敬真位大理司直時煬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罪令敬真
案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爲祟而死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世居襄陽父仲禮南史有傳仲禮梁敗
見囚于周復家河東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爲
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爲寧州總管掾武帝親總萬機彧請闕求試
帝異之以爲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後帝賞從官留京者不預
或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
出自聖規斬將奪旗必由神畧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
國家宿衛爲重俱稟成算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於是留
守並加品級隋文帝受禪歷尚書虞部屯田二侍郎時制三品已
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
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
之禮豈容外門旣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伏後遷書侍
御史當朝正色甚爲百寮敬憚上嘉其姪直謂曰大丈夫當立名

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
或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
十鍾鳴漏盡前在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
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
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人莅職非其
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
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干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
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劾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惑嬾
爾之親冒此苴衰命彼褔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
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
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家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
俗頹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

煩碎因上疏諫曰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
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久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
使比見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政道無憚疲勞至乃營造
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分
夜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上覽而嘉
之以其家貧敕有司與之築宅因曰柳或正直之士國之龜寶也
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懼憚無敢忤者嘗以少
譴敕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
容曰奉敕推公罪素遽下或據案坐立素於庭前辯詰事狀素由
是銜之或時方爲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
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
奏請禁絕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

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伎詭狀異狀外內
共觀曾不相避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
雜縞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非益於化實損於人
請頒天下並卽禁斷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
長史贓汙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
布二百匹氈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仁壽初
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
博所撰政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或奴
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配戍懷遠鎮
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遇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或入城而
諒反形已露或入城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
之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及心實同逆坐
徙敦煌素卒乃自申理有詔徵還卒於道有子紹爲介休令

趙綽字士倬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周初爲天官府史以恭謹恪
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爲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
骨立世稱其孝隋文帝爲丞相知其清正引爲錄事參軍遷掌朝
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文帝受禪授大理
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歷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每有奏讞正色
侃然漸見禮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律者天下之
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曰若更有聞見宜數言之遷大
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
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逼耳因赦摩訶綽
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待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秦獄
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爲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

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褱俗云利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潁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悉令斬之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勳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卽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萬計後進開府贈其父爲蔡州刺史時

河東薛胄爲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上爲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二子方元襲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潁川太守父闢滑州刺史整少有風槩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文引爲親信累遷儀同三司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入爲勳曹中大夫隋文帝爲丞相進位開府及帝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公拜左武衛將軍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衛王爽北伐以整爲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密進取陳策上善之以爲行軍總管鎮襄陽卒上傷之謚曰襄子楷嗣位開府整弟肅亦有志行位北地太守

論曰大厦之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長短殊用大小異宜裕稅棟梁莫可棄也裴政李諤鮑宏高構榮毗陸知命等或文能道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趙綽居大理圜無冤柳或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得之矣邦之司直柳或近之矣杜整以聲績著美其有以取之乎

北史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五

終

北史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張定和

張奩

麥鐵杖

沈光

權武

王仁恭

吐萬緒

董純

魚俱羅

王辯

陳稜

西川中鳳

西川中鳳

趙才

張定和字處謚京兆萬年人也家少貧賤有志節初為侍官隋開皇九年平陳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求鬻之妻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克征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賫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歷宜州刺史河內太守頗有惠政遷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遁其名王詐為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擊之既與賊遇輕其眾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中流矢而斃其亞將柳武達擊賊悉斬之帝為之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

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子世立嗣尋拜光祿大夫

張齋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也本名犯廟諱七代祖沈石季龍末

自廣陵六合度江家焉仕至桂陽太守孫朏晉佐著作郎坐外祖

楊佺期除名徙于南譙因寓居之齋好讀兵書長於騎射尤便刀

楯父雙自清河太守免歸周時鄉人郭子冀密引陳寇雙欲率子

弟擊之猶豫未決齋贊成其謀竟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

主簿及隋文帝作相授丞相府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江都

也特敕齋從因為間諜平陳之後頗有力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

封文安縣子歲餘齋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

州徵入拜大將軍文帝命升御坐宴之謂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

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後賜綠沈甲獸文具裝綺羅千匹尋從楊

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慧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歷

齋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也本名犯廟諱七代祖沈石季龍末自廣陵六合度江家焉仕至桂陽太守孫朏晉佐著作郎坐外祖楊佺期除名徙于南譙因寓居之齋好讀兵書長於騎射尤便刀楯父雙自清河太守免歸周時鄉人郭子冀密引陳寇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齋贊成其謀竟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及隋文帝作相授丞相府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江都也特敕齋從因為間諜平陳之後頗有力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歲餘齋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拜大將軍文帝命升御坐宴之謂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後賜綠沈甲獸文具裝綺羅千匹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慧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歷

撫濟二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爲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諒軍多物故齋衆獨全帝善之仁壽中卒於潭州總管謚曰莊子孝廉

麥鐵杖始興人也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踈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不修生業陳大建中結聚爲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頎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織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織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後南徐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矣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賫敕而往明旦反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

關五字

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度江

覬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爲賊所禽逆帥李稜縛送高智惠行至虔亭衛者憇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食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勲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卽位漢王諒反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除萊州刺史無蒞政名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群盜屏迹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豆不殊何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爲敏捷尋除左屯衛大將軍帝待之愈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頰瓜蒂歎鼻療黃不差而

臥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又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爲之流涕購得其屍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授光祿大夫孟才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贈贈鉅萬賜輜輶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命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爲執紼王公以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謚曰剛子傑嗣金又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將子恩錫殊厚拜武賁郎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志與武牙郎將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結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乃流涕扼腕相與謀於

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謙知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爲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居道仕陳爲吏部侍郎陳滅徙家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爲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兄竝以傭書爲事光獨跣跣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所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爲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伐遼東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霸上百餘騎光酌酒誓曰是行若不建功立名當死於高麗不復

與諸君相見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
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而墜未及地適遇竿
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
散大夫賜寶刀良馬恒置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爲折衝郎將賞
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賜之同輩莫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
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爲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爲給
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使總統營於禁內時麥孟才錢傑
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又俛首事讎受
其驅率何用生爲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
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竝荷先帝恩今
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鷂之逐鳥雀孟才爲將軍領江淮衆
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泄陳謙告其事化及大
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竝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
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遠捕孟才光聞
營內誼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逢舍人元敏
數而斬之德戡兵至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
級賊皆披靡德戡輒復遣騎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遇害時年二
十八麾下百人皆鬪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爲之隕涕

權武字武弄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仕周爲開府時
武元皇帝之爲周將也與齊師戰於并州襲慶時從被圍百餘重
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稍皆折脫冑擲地向賊大罵曰
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武
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
拳捷如此頻以軍功增邑周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

開府隋文帝爲丞相引置左右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錄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後荅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政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爲上令有司案之皆驗令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父爲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求哀由是除名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卽位拜右武衛將軍坐事免後爲右屯衛大將軍坐事除名卒于家子弘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鄯州刺史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秦孝王引爲記室後爲車騎將軍從楊

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蜀王以罪廢官屬多懼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以功進位大將軍歷呂衛二州刺史尋改爲汲郡太守有能名上徵入朝慰勉之褒賜甚厚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遼東之役以仁恭爲將軍及班師仁恭爲殿遇賊敗之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曰往者謂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爲前軍前後賞賚甚重仁恭遂進軍至新城破其軍因圍之帝聞之大悅遣賜以珍物進光祿大夫會楊玄感反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由是坐免尋而突厥爲寇詔仁恭以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來寇馬邑復令二將勒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并斬二將後突

厥復入定襄仁恭復大破之時天下大亂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賑恤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其事泄遂害之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置百官轉攻傍郡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武畧在周襲爵元壽縣公累遷大將軍小司武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封穀城郡公轉青州總管頗有政名徙朔州總管甚爲北狄所憚後帝有吞陳志轉爲徐州總管令脩戰具及大舉濟江緒以行軍總管與西河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爲太子引爲右虞候率及帝卽位恐漢王諒爲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未出關諒已舉兵詔緒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侯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賀若弼遇譴引緒爲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後守

東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及遼東之役請爲先鋒拜左屯衛大將軍指蓋馬道及還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擊破元進解潤州圍賊窮蹙請降元進及其僞僕射朱變僅以身免於陣斬其僞僕射管崇及其將軍陸顛等五千餘人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密求緒罪有司奏緒怯懦違詔除名配防建安尋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柱國純少

大夫下隋有封國始唐
男字下進爵本此不
可刪

有督方便弓馬仕周位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從武帝平齊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隋文帝受禪進爵漢曲縣公後以軍功進位上

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拜左衛將軍改封順政縣公後從楊素平漢王諒以功拜柱國進爵郡公再遷左驍衛將軍齊王暕之得罪純坐與交通帝譴之純曰比數詣齊王者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臣誠不敢忘先帝語時陛下亦侍先帝側帝改容曰誠有斯言於是捨之數日出爲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轉榆林太守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保懸薄山帝令純討破之斬萬餘級築爲京觀又破賊魏麒麟於單父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爲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轉入沂水保伍不及山純擊之禽孝才於陣車裂之時盜賊日益純雖剋捷而所在蜂起有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遣鎖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希旨致純死罪竟誅魚俱羅馮翊下邳人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

伍隋作五

爲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及沈玄暉高智惠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有功加開府封高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將出靈州道擊突厥逢之遂與俱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噴目大呼所當皆披靡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突厥入境輒禽斬之自是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下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凶暴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温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旣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爲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安慮生邊患轉安州刺史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遺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隱

俱坐除名未幾越嶺飛山蠻反詔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
段鐘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爲碣石道軍將及還
江南劉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時百姓思亂
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
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竝在京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
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饑饉穀食踊貴俱羅遣家僮將船米至東都
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恐有異志案驗不得其罪
帝復令大理司直梁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日有重
瞳陰爲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衄斬東都市家口籍
及

子警畧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
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

功授帥都督仁壽中累遷車騎將軍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賜爵
武寧縣男累以軍功加至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賊
起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畧辯論取賊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賊不
足憂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勃海賊帥高
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令辯擊之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聞
而召之及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略士達復戰破之優詔褒
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刁兒等往往屯聚大
者十數萬小者數千寇掠河北辯擊之所向皆捷及翟讓寇徐豫
辯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克討密阻洛水
相持經年辯攻敗密乘勝將入城世克不知恐將士勞倦鳴角收
兵翻爲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遂涉水
至中流爲溺人所引墜馬竟溺死三軍莫不痛惜之時有河南斛

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從衛玄討楊玄感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力也後頻討群盜累功至將軍又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爲將帥數從征伐並有名於世事皆亡失故史官闕云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大寶爲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反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爲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旣作拒之禍且及已不如僞從別爲後計峴然之後潛使稜至柱國李徹所請爲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泄爲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與

朝請大夫張鎮周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爲商旅往往詣軍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爲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鎮周頻破之稜進至低沒擅洞其小王歡斯老模拒戰稜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旣而開霽分爲五軍趣其都邑乘勝逐北至其柵破之斬渴刺兜獲其子烏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加稜右光祿大夫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爲東萊留守楊玄感反稜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據梁都宮阻淮爲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襲破讓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帝遣稜擊之往見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清江

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弒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爲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爲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而害之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麤悍無威儀仕周爲輿正上士隋文帝受禪以軍功至上儀同後配事晉王爲右虞候率煬帝卽位轉左備身驃騎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爲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破賊以功進金紫光祿大夫又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再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事巡幸才恒爲斥候肅遏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

之何十一年帝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諫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乃出之遂幸江都待遇逾昵時江都糧盡內史侍郎虞世基秘書監袁克等多勸帝幸丹陽才極陳入京策世基極言度江便帝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宇文化及殺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執之謂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才默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請勸其同謀逆者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盃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爲諸人默然不對行止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爲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壽大業間有蘭興洛賀蘭蕃俱爲武侯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論曰虎嘯風生龍騰雲起英賢奮發亦各因時張定和張奩麥鐵

杖皆一時壯士而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有鴻鵠志哉
終能振拔汙泥申其力用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得丈夫之節
矣孟才錢傑沈光等咸懷恩舊臨難亡身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
稱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不亦宜哉仁恭武毅見
知文以取達初在汲郡清能可紀後居馬邑貪恡而亡鮮克有終
斯言乃驗吐萬緒董純以萑蒲不翦遽嬰罪戮大業之季盜可盡
乎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釁王辯殞身効敵志在勤王陳稜編素
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
拒世基之諂可謂不苟同矣

豫作愈

忠作誠隋諱中作內嫌名

癸巳四月二十三日午飯時校畢

入春淫雨迄今將近半載雨勢更甚
上漏下濕坐卧不寧悶不可言

北史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

終

魏書卷之四十四
列傳第六十六



